



目 荒木经惟 著

ARAKI

果露怡 译

写真拍下的绝不止表象。
相机能够洞穿虚浮，直指人心。
相信写真，就是相信我们最本真的那一部分人性。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其实我啊
相信写真

其实我啊
相信写真

荒木经惟

果露怡译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4-2233

ARAKI NOBUYOSHI JITSU WO IUTO WATASHI WA SHASHIN WO SHINJITE IMASU

© NOBUYOSHI ARAKI 201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NIHONTOSHO CENTER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其实我啊，相信写真 / (日) 荒木经惟著；果露怡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33-1621-7

I. ①其… II. ①荒…②果…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7309号

其实我啊，相信写真

(日) 荒木经惟 著

果露怡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侯晓琼

特邀编辑 烨伊

责任印制 李海坡 史广宜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621-7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荒木经惟

ARAKI NOBUYOSHI

1940年生于东京。幼年时受热爱摄影的父亲影响，立志成为一名摄影家。

1963年从千叶大学毕业，就职于日本著名的电通公司，从事广告摄影。

1964年摄影作品《阿幸》获日本第一届太阳奖，一举成名。

1971年将与妻子阳子蜜月旅行的照片结集为《感伤之旅》自费出版，日记般的影集令“私写真”的拍摄风格迅速走红，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

1972年离开电通，后以职业摄影师的身份出版《感伤之旅·冬之旅》《爱猫奇洛》《东京物语》《空事》《去年夏天》《青色时代》等诸多作品，并获得日本摄影协会年度奖、第七届东川奖、日本文化DESIGN FORUM大奖、奥地利科学与艺术十字勋章等多项荣誉。

至今为止，被认为是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多产的艺术家中之一，出版的摄影集超过四百五十册，举办的摄影展难以数计。

个人网站：<http://www.arakinobuyoshi.com>

☞ 我嘛，虽然很多照片都拍得不赖，但那些最好的照片里一定有着高浓度的爱。我是这么觉得的。没有一颗充满爱的心可不行。

☞ 黑白意味着死亡，彩色意味着生命。在这两者之间的不断选择中，我感到生命的活力。在黑白与彩色之间进行选择的同时，我的作品成为生活瞬间的日记。生活就是记录、记忆，这就是写真。

☞ 写真是写日记，而不是创作。我只对市井生活感兴趣，只记录日常生活。照片就是我活着的记录。

☞ 人活着，就要背负着过去。按下快门时，也要牵挂着过去。若不拖着过去，就拍不出好照片。不只写真，人生也当如此。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与爱妻阳子在度蜜月的酒店

コンテンツ 目 录

I 通往写真之旅

- 母亲的死——或说是家庭写真入门 ——3
- 私现实——或说是风景写真入门 ——15
- 父亲的情人——或说是人像写真入门 ——29
- 通往写真之旅 ——44
- 雨后的肉眼战 ——46
- 广岛纪实 ——55

II 拍摄天空

- 《感伤之旅》前言 ——67
- 我的摄影哲学 ——70
- 西市 ——71
- 送给岳母的妻的照片 ——76
- 和妻子的旅行 ——82
- 少女跃入深绿绽放水中花 ——88
- 两人的旅行到哪儿都是浪漫特快 ——91
- 妻子的遗像 ——94
- 道声“谢谢”后死去的阳子 ——100
- 拍摄天空 ——106
- 夏日时光 ——110
- 我的旅行 ——112

III 谎言真实

- 我的实验室 —— 119
- 男女之间隔着相机 —— 120
- 相机是性具 —— 128
- 脱衣舞秀是摄影论 —— 138
- 役者绘 —— 148
- 谎言真实 —— 152
- “阿幸”是自拍 —— 155
- 加入提神成分的小便写实主义 —— 160
- 带日期的照片 —— 166
- 拉蒂格的轻快脚步 —— 169
- 英雄不能裸露，也不会裸露 —— 173
- 私情写实主义 —— 176

IV 献给彼岸的郁金香

- 私景 一九四〇~一九七七 —— 183
- 记忆中的可口可乐 —— 190
- 妖怪灯笼 —— 194
- 十年后 —— 196
- 东京写真物语 —— 199
- 浅草行 —— 203
- 风的色情主义 —— 209
- 献给彼岸的郁金香 —— 212
- 我的宝贝 —— 214
- 奇洛教我的事 —— 218
- 我的照片全是“爱” —— 220



I

通往写真之旅

写真への旅



死亡这件事，到底是悲伤的。尤其是母亲的死。我的母亲在昭和四十九年七月十一日上午九点二十七分死于心绞痛。前一晚起，她就直说自己背痛肩膀痛，腰痛胸口也痛。我叫去年夏天给我看白癣却没治好的井田医生给她打了好几次针，她却只说浑身都痛，也搞不清具体病因。井田医生是皮肤科大夫，内科只是副业，总之他给母亲打了各种药，却都没效果。打针的地方痛哟痛，是药已经散不开了真痛啊，我的血是不是都流不动了啊？——母亲用上州女性惯有的腔调对医生说。听母亲说左肩痛左背痛，我就帮她轻轻揉起了肩背，算是头一回表表孝心吧。说到孝顺，我没孝敬过父亲，所以想把本该给他的也补偿给母亲。

从电通辞职后，我就没给过母亲零花钱，也没怎么去看她，尽管从公寓慢悠悠地溜达过去都花不了三分钟。作为艺术摄影师，这个夏天总算开始有商业摄影的委托找上门，收入也还算可观。我和小有名气的爱妻阳子计划着拿这笔钱去哪儿旅行，没想过要给母亲。

从昭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嫁过来那天起，母亲在这块名为“三之轮”的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四十年，一直经营着“仁编屋鞋店”。父亲离世后，已出嫁的二姐和弟弟担心母亲的生活，索性搬到了她家附近。有了二姐帮忙，母亲就继续忙活自己的木屐铺子。她不跟看不顺眼的客人做生意，不时还说说别人坏话，看样子非常乐在其中。大概是上州和三之轮这种平民区的血气让她始终这么强悍豪爽吧。有人说越是让父母操劳担心的反而越孝顺，我觉着不太对，这只是做儿女的狡辩，对做母亲的来说就更没道理了。给一堆零花钱让她吃香喝辣，或者偶尔到高级餐厅逼她用刀叉吃牛排聊天都不作数，只要没在看得到的地方与她相处，就不算孝顺。

就算天热的时候在问候信中寄去和妻儿的全家福，也谈不上什么孝顺。为了买一张车票排队二十四小时，其间一直念叨着老母亲的孩子他爸是孝顺的。抱着奶娃带着尿布和给母亲的土产，领着不情不愿的孩子他妈去乡下看望老母亲的

男人是孝顺的。本来吧，我以为靠摄影没法尽孝，直到为了母亲的遗像翻开她一直搁在鞋店里的相簿，才忽然觉得，摄影也不是完全没法尽孝嘛。在母亲和街坊邻居出去旅游时拍的纪念照里，混着贴了不少我给她孙子拍的照片和我的姐妹婚礼时的照片。或许母亲平时干完活儿，会看着被孙儿们环绕时快活的自己、看着和当新娘的女儿们站在一起发福的自己感到幸福吧。这样一想，拍照也确实算得上行孝了。而且，从照片上看，和街坊邻居的旅游似乎也没想象中快活，就算周围的人都乐呵呵，母亲也没什么笑意。旅游其实很无趣吧，最多只是借此确认自己体力还可以：我身子骨还行，还能撑上个五年。在净莲瀑布前，和油漆铺的老婆子合影的母亲在照片上面露死相。

我从相簿里选了母亲在小妹婚礼上的拍立得照片，放大了遗像。同一页上还贴着父亲去世前一年在浅草传法寺手摸至德古钟的照片，比父亲多活没两年的他大哥家女儿的照片，还有小妹的新娘照。净闲寺的酒肉和尚一直说遗像真是栩栩如生，挺认真地为母亲诵了经。我哭了。说到拍立得，今年四月底，我和多木浩二在荻洼的清水画廊策划了一场“有关摄影的摄影展”。参展的除了我俩还有筱山纪信、中平卓马、内藤正敏、深濑昌久、植田正治和木村伊兵卫。我想

让木村伊兵卫用拍立得，结果他拍出的照片实在无趣，简直觉不出任何情感，大概这就是照片和风景的尽头了吧。会场里，勉强出席的伊兵卫对我说：“抱歉啊，我不怎么懂拍立得。”就是平时爱开玩笑的我也不知怎么应对，只能涨红了脸拼命哈腰。

我在平民区长大的，很爱逛浅草的三社祭和鬼灯集市。每次穿着母亲缝制的浴衣和爱妻一起出门，准会碰上那个木村伊兵卫。他总是背着莱卡在二天门附近拍来拍去，让没带相机的我不免有些亏心。想悄悄溜过去，却总被他逮个正着。木村伊兵卫出门永远带着相机。听人说，他曾说过“不带荒木总被念叨，下回让他一起去”，这叫我非常期待和他的中国行。唉，可是木村伊兵卫死了，已经死了。那些拍立得照片多半就是他的遗书。白边相纸里的街角理发店、樱花怒放的公园、樱树上鸽子模样的小鸟……这些照片里装着死亡，也装着木村伊兵卫的升华。木村伊兵卫在他为“有关摄影的摄影展”写的《傻瓜相机的可能性》中，这样总结拍立得相机：“……本质上，拍立得不仅具有摄影构造，还兼备暗室构造。如果有周边技术导入，诸如复印机的进步、摄像机的普及应用，拍立得也有可能从兼具暗室功能的相机变身为重在拍摄的相机。如此一来，这种无需暗室的相机，不正是开创摄影新时

代的先驱吗？”^①

木村伊兵卫那些拍立得照片，无疑是给我们，也是给摄影新时代的启示。他的作品中就数那些拍立得最合我胃口，最能反映照片的本质。这么一说，那些照片被谁拿去了？肯定是筱山纪信没错，绝对让他跟乡裕美^②的裸照一块儿锁银行金库里了。“——总之，桑原甲子雄在《东京昭和十一年》里呈现的是和‘现实’的关联，并且是和‘某些具体事物’的关联。这让我嫉妒疯了。这本影集记录的是桑原甲子雄的私事，亦是他的私情。时间的流逝是具象的，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三十分，《东京昭和十一年》的新书发布会召开当日，日本摄影界元老木村伊兵卫因心肌梗塞离世。而第二天的六月一日就是‘摄影节’，实在够具象。为了日本摄影史从明天开始新篇章，木村伊兵卫爽快地引退了。桑原甲子雄在纪念会上宣布木村伊兵卫的死讯时，日本摄影界为之哗然，又为之默哀。我看到了桑原甲子雄的眼泪。”

“这本《东京昭和十一年》，是青年摄影家桑原甲子雄为日本摄影之父木村伊兵卫献上的奠仪。伊兵卫先生的葬礼于六月四日在宽永寺举行，记得在上野高中读书时，我还在那

^① 出自《美术手帖》（一九七四年六月号）。

^② 乡裕美（1955—），日本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偶像歌手。

里捉弄过拉大提琴的艺大女生。葬礼十分隆重，不怎么样的遗像里，木村伊兵卫冲着我笑，没有他一贯那种使坏的眼神。木村伊兵卫干脆地卸下了摄影家的身份。那一天的灰空至今仍笼罩在我头顶，流云飞逝，仿佛随时会落下泪来。宿醉已经退了。”我在《电影评论》的八月号上写下了这篇感伤的名作。我为母亲买了《东京昭和十一年》，想听她讲讲旧时光，母亲却走了。“苍蓝灯火的暖暖恋心 / 我被厌了吗 / 被玩弄了吗 / 印上一吻爱永恒 / 但如今 / 啊，啊啊，啊 / 刺目的清晨 / 是幸福吧 / 离别之晨的伤悲 / 是青柠檬的滋味 / 强壮滋养药用‘养命酒’，恋纵消，爱依旧 / ya-tonasore yoiyoiyoi^① / 可爱的人儿啊 / 心爱的人 / 你的爱啊 / 并非梦境 / 你将如何抉择 / 你将如何抉择 / 啊，泪洒大阪机场候机室（中略）。”

“很久之前写的这首现代诗，是名副其实的感伤写实主义。在精心布置的柳下百花公寓书房里，我喝过爱妻泡的美味咖啡，玩弄着咖啡杯盘和配套的小勺，一边担心勺子会折断，一边看着已经好久没在电视上出现过的青江三奈读完了这段感伤的回忆，不时念出声来。

“今天是五月第二个周日，母亲节，微风和煦。我这样的不孝子，进入人生这一阶段，也不得不忙着当孝子了。父亲

^①民歌《东京音头》的调子，仅为凑足音节，无实际意义。